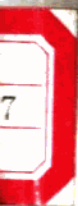


枫叶情
珍藏集

柴
木
元



相约在来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枫叶情珍藏集

想约在来生

柴园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枫叶情珍藏集
想约在来生

荣 因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204-03274-8/I·668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瑞英坐在办公室里，手扶着眼镜，思绪却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突然眼睛一亮，了解她的人都知道，一定是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或想到什么灵光的主意。

主阵子公司的状况不明，上级主管捐款事件，导致劣币驱逐币，一连串事件的连锁反应，整间公司弄得东倒西歪，员工薪资迟迟未发放，众多的疑案没人出面解决。一向果断的瑞英，看着这垂危的公司，决定写下离职书，反正新工作已有着落，薪资也已谈妥：只是心中觉得可惜，曾经是令许多人生龙活虎般的工作环境，就因为上梁不正，将走上全盘输的命运。无奈的心情不断地淹没了以往甜蜜的回忆。自从学校毕业后，她的重心一直投入在工作上，很少将时间放在鸿博身上，除了这个月例外，说到鸿博呢？这个月倒有点反常，以前一礼拜会见上一次面及通上一、二次电话，现在反倒是她最空的这段时间里不见人影，同事们均好



心警告小心匪谍。但瑞英左思右想觉得不可能，毕竟若要变心。早就该变心了，八九年的感情谈何容易？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

“瑞英，又在想什么了？”雅芬开心的问。

“想他啊！越奇怪耶，没道理也没预兆啊！”瑞英若有所思，又带无奈地答着。

“怎么会没道理？”雅芬敏锐地分析说：“瑞节奏，你的时间几乎全给了公司，而留给他的时间少之又少，让他太没安全感了。”

“没安全感？”这可让瑞英惊讶的叫道：“多少年的感情耶！这些年来我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追求者，一年平均下来都有两位，而我也不会出轨过。开玩笑，跟我谈安全感？若真要谈安全感，应该是我找他谈，无缘无故干嘛当小开呢？害我压力那么大。”瑞英嘟着嘴认真地说出心中懊恼的事。

其实每个人都不明了，有一个当小虎的男朋友不好吗？有人想求不到。然而这点却成为瑞英最不满意鸿博的地方，你说奇怪不奇怪？若不是因为他们初认识的时候，瑞英丝毫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要不然的话，恐怕就算鸿博使出浑身的解数，可能也无法撼动这硬石头半分啊！现在好。自从知道实情后，“努力工作”成为瑞英生活中最大的目标，



目的是希望以后能避免因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致双方所产生的任何问题。

“你啊!”一点也不像领薪水度日的人,全副心力均在工作里,不知内幕的人还以为你是公司重要主管或股东,对你而言,工作早已成为生活的全部,而他呢?只是你工作之余的点缀,懂吗?”雅芬,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这般的剖析,对我而言太冤枉了!今天我可是为我俩的未来而努力的。”这回瑞英可真得大喊冤枉啊!“瑞英,相信那是你最初的出发点,但如今大家看到的却又是另一面。大你二、三儿的我并没有白活。我会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情况跟你相似,结果呢?至今我闭眼都可以尽出,信吗?”雅芬笃定的诉说着,这一真人真事的故事。

“雅芬,你真狠,竟与我赌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这与你的个性不合啊!”

“对不起,但我只想让你早点了解罢了!不愿看见未来的你坠入痛苦深渊中,更不愿看见你自欺欺人,不然我们可以再加个赌?若当真走到这样结果时,伤心这名词并不会跟着你,佳吗?”

瑞英讶兴地看着雅芬笃定的说词与眼神时,就己的信心也动摇了,难道她与鸿博之间的情感,并没有随着雅芬岁



枫叶情

月的增长而更加稳固？这些年来真只有岁月的虚长罢了？！

回想起以往每次的会面，两人谈话的内容，她总将它导入工作、社会资讯的交换，似乎很久很久不会真正开心过对方好吗或生活中的事看来他们真的忽略彼此很久了。

但若是因为长远的努力所造成的忽略，而财产致分手的话，她无话可说，因为一切的努力几乎全为了两个人的未来，但与雅芬这段对话，还真让瑞英感到了危机已经存在，甚至可说是已根深蒂固了，毕竟她的许多观念从未与鸿博沟通过，而他也主天有多深？或多宽呢？‘不知道’回答了这个问题，更严重的两人竟然都没人发现到呢一想到此，瑞英便拿起手上的电话，察了一组早已熟悉的号码。

“喂，您好，请问鸿博在吗？”

“不在，外出了 问那位？”

“梁瑞英，不用留话了，我自己 call 他好了，谢谢，BYE—BTE！”

就这样连续 CALL 他三遍，但都没回 CALL，信心快速递减，直到不再有任何信心去等待同志是她放弃了。



鸿博两兄弟依让在保龄球馆内，度过周六晚上美好的



时间。

已连续二个月了，博鸿不懂，多年来和瑞英总是吵吵合合，若不爱她为何想与她共度一生？偏偏两人的个性是南辕北辙，用“互补”两字来形容，实在是贴切极了；但若说两人均无交集也不对，唉，总之这样的情形，造成两人进退不能，让早已达适婚年齿的他们，更是倍感压力，而这次他们没有吵架，只是有一说不出的感觉让他怯步了。这些日子来，惦着她，想着她，但她呢？或许会也或许不会吧！毕竟工作才是她生活的重心，至少他是这么认为。唉，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一直没回她 CALL 机，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复机，总之想冷静且彻底地想清楚他们之间的问题吧！

“哥，你又在想瑞英姐了？”鸿毅颇为了解地说着，“真不懂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不断的拿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横挡在双方的中间？或许是你们大人的世界较为复杂吧！可是，为何不单纯些呢？让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

天真的问题，永远是出自旁人之口。鸿博若有所思地回答：“除非啊，王子与公主两人都不讲话，懂吗？幸福快乐的未来谁不想拥有？但许多事情在没有想清楚前就冒然做

相约在来生

决定,美好的未来会如同玻璃般易碎而短暂,懂吗?小朋友。”

“喔!不懂。若瑞英姐不是属于你的公主,那你为何不另外寻找真正属于你的公主呢?”

这句话倒是问到鸿博内心的痛点,有时他还真不懂自己吔?是舍不得这段感情呢?还是真想与共度一生?

“小鬼,你今晚问上瘾了,是不是你自己有这方面的疑难杂症?”鸿博看着小自己十多岁的弟弟,如今也长大了,现在正和自己讨论着,感情的处理方式;再加上现在的资讯发达及心智早熟的程度,她是否也遇上恋爱习题?

看着老哥的眼神,鸿毅只好赶羽澄清地说:“哥,别误会,前车之鉴,除非呢,你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不然这条路对我而言,目前仍是此路不通。其实爸、妈也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了?这些年来若说你的女朋友很多,还不如说认识的女孩真很多,而女朋友一直只有瑞英姐一个人吧。”毕竟是血浓于水的兄弟,总比别人更清楚些。

“鸿毅,世上许多事都是很解释得明明白白,简单地说,能让我付出心底那份真爱的只有她,也只有她能让我爱得不知所措;虽然确定她是我的最爱,但却无法确定这份爱是否能为我们护航一辈子?然而现在考虑的是一辈子的事,



也或许是它太深也太沉了吧！”

“那有关这方面，你们是否一起讨论过？”

“没有，她一直很忙，忙于工作上的付出，我想她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讨论这些事？鸿博牵动着嘴角无奈地苦笑着。

“你不鼓瑞英姐工作吗？”鸿毅小心问着，因为从他哥哥的脸上看得出来，他对她的工作态度颇为不满。

“若缺钱？我有啊！可以跟我开口拿，根本不用如此拼命，但她从来没有。工作能力再怎么强，也不用这么求表现，她可以多放引进心思在其他地方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只要她开口，相信还没有我做不到的。”说到这些还真让他一肚子火，一吐为快啊！为何她就不难像一般女孩子一样？”

“你认为这些观念的沟通重不重要？”鸿毅看着老哥的火气，但却又不得不为瑞英姊叫屈，因为这些事应该不值得在灰光火，只是观念上的不同而导致做法上有怕不同罢了。

“很难定义，因人而异。不过，至少我认为它是一个关卡，思考逻辑上的一个关卡。”鸿博哑有所思地说着。

“那就是很重要，既然如此，搞不好瑞英姐也曾想过或正在想着这种种的细节问题呢。”



“会吗？”鸿博细声地说：“有时，我还真的不懂呢！别人知道自己的男友是小开时，都像捡到宝一样，而她呢？”他可忘不了，当她知道他是小开时，刹那间的表情，好似晴天霹雳般，根本没有预料中的高兴，更糟的是，从此以的一就更投的悲哀。

“在我们的观念里，爱一个人就是关心她陪伴她，有时候是实体的，可是有些时候是精神上的。你的理论太深了，不过，依旧祝你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将来。”鸿毅夸张地比划着。

“谢谢，你呢？就好好用功吧！希望未来除了能名扬国外，还能得个诺贝尔奖轰动国际，为国争光。”

“哥，这算哪门子的祝福啊？简直就是期望我被书压死嘛！”

就这样两兄弟一搭一唱，伴着月光、星空、凉风回家了。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二周后鸿毅又搭机回英国继续完成学业。



第二章

“天大的消息，听说上面派了一位高级主管下来，担任这间公司的最高管理干部，而这个人在上回总裁来开会时，大伙曾见过的喔！”小雀兴奋地说着。

“不会是卢经理吧！？”阿美怀疑的问，自她来公司至今，与卢经理因作业上的需要，切磋过几次，简直是差点吐血。说起卢明这人啊，此人不是不好，而是只要不顺他意者，天外飞来的流言就接踵而来，也就是古语所云：“顺我昌，逆我亡。”这类型的人。若真由他来接管，那除了鸡飞狗跳外，就是全部换新，重找一批呆子让他操控了，说穿了也就是——欠缺雅量。

“不可能，现在公司像极了一个烂摊子，卢经理这人太精明了，他不可能堂这趟连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浑水。再论起处事的魄力，他可能还得去深山好好修炼三年五载呢！”雅芬半真半假夸张似地说着。



这段短短的对话，已说明大家对卢明的看法，虽然太夸张了点却同时达到娱乐及真实的效果。没办法，现在的人，只愿佩服有领导魅力的人，其它的呢？鄙如敝屣。

“瑞英，那你猜呢？”

“不知道，反正现在谁来接，对我也没有影响，下个月我就要转移阵地了。再说上面阶层的人呢，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得我；更重要的是对他们——小姐我可是没丁点儿兴趣。”瑞英潇洒地说着，没去注意到周遭任何声响，但突然感受到大伙带来严肃的气氛时，心想，不对，得赶紧溜回座位上。

哪知，注定有此一劫的还是会碰头的。碰的一声，瑞英只感到自己被自己的冲力弹回来好几步，本想破口骂人之际，看到一位好似见过却又想不起来的人，只好习惯性礼貌地先问：“先生，您找哪位？还有下次请不要无声无息地站在别人后面，这是很不礼貌的，OK？对了，再借问一下你有没有受伤？”

他，笑了，好漂亮的一个笑容，令瑞英感到莫名其妙，但在不知不觉中令人也感染了他的笑意。这个男人长得很高，至少有一百八十公分，不，或许该有一百八十五公分，戴副眼镜，有一点点斯文的气息，运动家的体格，长相



——大致上说来嘛！还不令人讨厌，尤其是身上散发出来的亲切感，让人觉得很舒服。

在她打量他的同时，他也正在为眼前这女孩评分。

可爱的女孩，齐肩的长发，不算高应只有六十公分，显眼的亮度刚刚好够捕捉人们为她停留的眼光，简洁字词中含括了她所有的重点；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这女孩凶起来，不简单，少惹为妙，却也满可爱的。

“秦特助，不知道有什么事吗？”小雀打破所有的沉静，也打断两人专注的眼神。

“没什么大事，只是想先过来了解并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且先顺便认识一下哪位是梁瑞英？”他轻松的语调，却足以说明了立场及来意。

“秦特助，你突然问到瑞英，是有什么事吗？她的工作职责一向与上面没什么接触，且她工作态度一向谨慎，不知为何……”阿美保护性问着，因为公司这阵子忽明忽暗、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形，让每个人都过度地提高警觉。没办法，避免无所谓的牺牲嘛！

他又是暖暖的一个微笑，但接下来的是相当庄严的语气，“通知她下周至北部出差，并且告诉她，她的新任职位是秘书，董事长秘书。”



“对不起，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梁瑞英。谢谢您的提携，但是我于月底即将离职，所以难任此重责大任，非常抱歉。”这消息虽然来得太离奇，却也没令瑞英忘了表态。

“我想，至目前为止，并没有人批准你的辞呈吧！而且我刚接下这职位，需要一位对公司业务及行政流程知晓的人，在此时此刻你这样的作法，不觉得对待一位新来的上司主管，太残忍了吗？”秦成宗振振有辞地说着。

说得好似满有道理的，但瑞英才不管呢！是公司浪费大家的生命在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与追寻的方向。

“非常抱歉，留在这公司只会让人觉得浪费生命，且我已找好新工作，并已谈妥薪资和所有的细节部分了。”实话实在伤人啊，但却也是明了的告白。

她简洁有力又不趋迎逢合的言语，更令秦成宗激赏眼前这位女子，她的气势、举止及态度，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又岂是“落落大方”四字所能形容，难怪有人向他推荐。看来要她留下，决不能不出怪招，想想便说：“我不管，反正你就是好好准备，两天后走马上任，新工作那儿就麻烦跟新老板延一个月，就这样了。”说完便潇洒离开，留下满头雾



水的瑞英。

向来只要是我秦成宗要的，绝对不可能让它溜过。

一句“我不管”，令瑞英愣住了，确认自己面对的是未来的主管，而不是位大孩子吗？一向自认没有破解不了的话语，这次教她如何分析？总不能也来一句“我也不管”吧！不合逻辑的上联，如何接下联？

“他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瑞英恨恨地说着。

“怎么，棋逢敌手了！”雅芬有趣的笑着说。

“他啊！秦家班的人，是总裁的特助，总裁的一些大事，都是他帮忙处理拿捏的喔！”阿美如提供内部情报般的说着。

“秦家班的人，个个风流，瑞英，你以后跟在他旁边，要小心喔！尤其是老板与秘书，罗曼史总不断。而秦家班的人属他最了得，英俊潇洒集于一身。”小雀更是兴奋地补充着，好似形容她梦中的白马王子一般，真伤脑筋。

“老板与秘书之间，谁说一定会谱出什么罗曼史？我对有钱人，一向退避三舍，对老板更是步步为营。不过，那个人太自负了点，凭什么认定人家就得因为他那二、三句话，而放弃原有的计划？”瑞英虽然十分不悦，却不能不接受新的人事异动及职责划分归属。只是心中仍不免嘀咕



着，“谁不选？偏选我？”早就远离秘书这职位转企划了，想不到又转回秘书，难道真的和这职位有缘？

整个办公室，除了瑞英嘟着嘴又满脸无奈外，其他人均因知道未来的主管是秦成宗时而雀跃不已，因为秦成宗的亲切和处事的魄力是略有耳闻的，以至于未正式接任却已轰动整个办公室了。



夜里的星空和往日一样地美，但最闪耀的却是寂寞的心，结果竟然如同雅芬所说的一样，走上了分手的路。八年的感情换来的却是无疾而终，明明该有一个结果，偏偏留下沉重的伤口。没有任何的解释与附注，就这样为这段感情写下句点。

八年的感情竟然可以断得如此干净，没有丝毫挣扎的迹象。这二个月来，音讯全无，没有任何一通电话、没有一声问候。说真的，用尽了所有可原谅他的藉口，到现在不得不面对这要的一个事实——一切都只有岁月的徒长。更令瑞英痛心的是，自己居然“不伤心”，而她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消失得不明不白；而且它之所以成为伤口，是她不相信会有再愈合的一天。这矛盾的心态却是心底最佳